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三十一回 掃清六賊 殺盡三尸

詞曰： 試問誰扶性命？全憑氣血相調。明中剝削暗中銷，皮骨如何得老。
況助腐腸之藥，又加伐性之刀。慢言大數莫能逃，多是自家送了。

右調〔西江月〕

話說唐長老，蒙造化小兒解放西行，□分感激，小行者一路上細說賭賽跳圈遇著老君指點之事，大家歡喜不盡，不覺又行了數千程途。一日，忽行到一處，因天寒日短，趕不到大鄉大村，只望見野中有三、四家草舍人家，師徒們沒法，只得趕到人家去借宿。此時，天色昏黑，剛走到門前，小行者正待敲門，忽聽得裡面哭聲甚哀，忙停住了手。欲待不敲，卻又天晚了，沒別處借宿，只得輕輕的敲了兩下，那裡邊哭得正苦，沒人聽見。只得又敲幾下，裡面方纔走出一個老蒼頭來問道：「這時候甚人敲門打戶？」小行者應道：「是過路僧人借宿。」老蒼頭道：「這又不是大路，哪有過路僧人到此？莫非是歹人！」便開門出來看，見那小行者雷公嘴，楂耳朵，三分不象人，先嚇了一跳，再看看門外，又見豬一戒、沙彌□分醜惡，口裡就亂嚷道：「真是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。」折轉身往裡就走。小行者一把扯住道：「老官兒不要慌，我們不是歹人，實是大唐國來的奉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解的高僧，因天晚趕不上宿頭，故來借潭府暫住一宵，明日絕早就行的。」老蒼頭聽見說不是歹人，立住了腳再看道：「老爺呀，既是高僧，怎這般嘴臉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叫做面惡人善。」老蒼頭道：「既是遠路高僧，本該留宿，只是我家主母今日遭了橫事，正在哀苦之時，不能接待，要借宿請到別家去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借宿事小，且問你家主今日遭了甚麼橫事？這等悲哀？不妨細細對我說了，或者我可以救他。」老蒼頭連連搖頭道：「救不得，救不得！說也無用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且說說看，包管你救得。莫說遭了橫事，就是死了人，我有本事向閻王討了魂來還你。」老蒼頭又看看道：「老爺呀，不要哄我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乃遠方高僧，不打誑語，怎肯哄你！」老蒼頭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請少待，等我進去稟過主母，再來相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」老蒼頭真個跑入中堂報與主母道：「奶奶，外面有三、四個遠方來的和尚，生得形容古怪，為著天晚要來借宿，他聽見奶奶悲哭，他說有甚苦事告訴他，他有本事救得。」那奶奶正哭得昏暈，忽然聽見說有人救得，住了哭道：「我那親兒被他盜去，此時已不知死活存亡，哪裡還救得轉來？他不過借此為名，要借住是實。」老蒼頭道：「奶奶不必狐疑，就是騙我們借住了，不過費得一頓晚齋，倘或他遠來高僧有些手段亦未可知，何不請他們進來問問。」奶奶見蒼頭說得有理，便道：「如此，快請他們進來。」老蒼頭見主母允了，便走到門前，對著唐長老師徒說道：「列位老爺，請進裡面來。」唐長老方敢舉步進去，又吩咐豬一戒、沙彌道：「他家既有苦切之事，我們須要小心，不可囉唆。」大家一齊走到堂中，見那主母青鬢間著幾根白髮，已是半老佳人；看見他師徒到堂，就起身含淚相迎。唐長老忙合掌問訊道：「貧僧乃大唐差往西天拜我佛如來求取真解的，路過寶方，因天晚無處棲身，故不得已擅造潭府，又適值潭府有事，多有唐突，望女菩薩恕之。」奶奶道：「列位聖僧既是遠來，沒有駐錫之處，素齋草榻，請自尊便。老身家門不幸，昔自難言。」說罷，又哀哀的哭了起來。小行者道：

「老菩薩，哭也無用，有甚事故，快與我說了，我與你商量。」奶奶帶哭說道：「老身趙氏，先夫劉種德，不幸早亡，止存下三歲一個孤子，叫做劉仁；老身忍死孀居，撫養了一□五年，受盡辛苦，今幸一□八歲纔得成人，只望他嗣續先夫一脈，不期家門不幸，好端端遭了慘禍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莫不是暴病死了？」奶奶道：「若是暴病死了，留得尸首埋葬，雖然痛心也還不修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想是山中行走被虎狼吃了。」奶奶道：「老身也還薄薄有些家資，我那嬌兒，日日抱在懷裡還恐怕傷了，怎容他到山中遇見虎狼！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是，那不是，卻是為何？」那奶奶說到傷心，捶著胸，跌著腳，只是哭。那老蒼頭在旁邊代說道：「我們這地方叫做震村，離我這震村西去五百里有一座山，只因山形包包裹裹象個皮囊，故俗名就叫做皮囊山。這山上近日出了三個大王，一個叫行尸大王，一個叫做立尸大王，一個叫做眠尸大王，這三尸大王慘虐異常，專喜吃生人的血肉，有人不知，往他山前過，不論老少，拿去吃了最不消說的。他手下又養著六個妖賊，一個叫做看得明，一個叫做聽得細，一個叫做嗅得清，一個叫做吮得出，一個叫做立得住，一個叫做想得到。這六個妖賊，專管替他在這山前山後數百里內外探訪，人家生得清秀嬌嫩的好少年子弟，便悄悄乘人家不防備，往往偷盜了，獻與這三尸大王去受用。我家小主人昨夜好好睡了，今早門不開，戶不開，竟不見了，各處找尋，並無蹤影。午間，曾有人來報說，在五□里良村地方，撞見這六個妖賊用繩索牽著二、三□個少年後生望著西去，親眼看見小主人也在內，這一去定是獻與三尸大王吃了，豈不是慘禍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有人看見來報，怎不叫人趕上去追了轉來。」老蒼頭道：「那六個妖賊皆是有手段的惡人，若去趕他，只好送與他湊數，誰有本事奪得他的轉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午間有人看見在五□里上，此時不過走得一百里罷了。此處離著皮囊山五百里，料想還未曾獻與三尸大王吃哩！我去替你奪了轉來何如？」那奶奶聽見說替他奪了回來，便不顧好歹跪在地下只是磕頭道：「老爺果能奪得轉來，便是萬代陰功！我老身情願賣盡田園，以報大恩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些些小事，誰要你謝。」老蒼頭道：「老爺果能肯去，趕家裡的驢子恐怕走得慢，等我到前村張大戶家借一匹馬來，與老爺騎了去還快些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若是騎馬，極快也要走一夜，豈不誤事？不消，不消！我自會走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履真呀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你果能救得，須要連夜去方好。」小行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就去。」奶奶道：「老爺要去，也須用一頓飽齋。」便連連催齋。小行者道：「不消催，你收拾下，我去了來吃吧。」一面說一面將身一縱，早不知去多遠了。那奶奶與老蒼頭看見是飛升的活佛，又驚又喜，只是磕頭不題。

卻說小行者，略跳一跳，早已去了百餘里路，在半空中睜開火眼金睛一路找尋，並不見蹤影。原來那六個妖賊雖會東西打探，卻只好自家一身來來去去，今牽著許多人，哪裡有手段攝他們去？因眾人走不動，就在八□里上一個古廟中歇下，將眾人都藏在廟中，他六人卻攔廟門坐下。不期小行者找尋轉來，找尋到廟門口，看見六個妖賊詫詫異異，耳朵內取出金箍鐵棒，大叫一聲道：「好六賊！怎自家的色香臭味都不去管，卻來盜人家的血肉去奉承死尸！不要走，吃我一棒。」六妖賊無意中忽然看見，大家都嚇得魂不附體，又因久在鄉村偷盜，幾個愚夫愚婦沒人與他相抗，故不曾帶得兵器，一時手腳無措，只影得一影，各自逃命。小行者再撒棒欲打時，六個妖賊早已逃得無影無蹤。

小行者見六妖賊走了，便推開廟門往裡找尋，只見長繩短索鎖繫著二、三□個少年，都在一堆啼哭哩！遂問道：「哪一個是劉種德的兒子劉仁？」只見內中一個少年連聲答應道：

「我是劉仁，老爺是誰？為何問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乃唐朝聖僧，是你母親趙氏請我來救你的。眾妖賊已被我打走了，你可快跟我回去。」劉仁道：「繩索縛得牢牢的，如何走得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打緊。」即用手一指，身上的繩索俱已盡斷。劉仁身子鬆了，忙跟著小行者就走。眾少年看見，都一齊喊叫起來道：「活羅漢老爺！望一視同仁都救救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要叫，我來救你們。」又用手一指，眾人的繩索俱一時斷脫在地。眾少年得了性命，都圍著小行者不住的磕頭。小行者道：「不要拜，且跟我來，帶你們回去。」遂大家一齊涌出廟外。小行者叫眾少年都閉了眼，望著巽地上呼了一口氣，吹作一陣狂風，就地將眾少年撮起，不消一刻工夫，早已到了劉家堂前天井內。二、三□人一時齊落下來，擠了一階，慌得趙氏不知頭腦，劉仁早走上前扯著趙氏大哭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得了性命回來了。」趙氏看見這一喜，真是：

燈前乍見猶疑夢，膝下牽衣始信真。

母子二人哭一回，笑一回，又重新跪著小行者只是磕頭，眾少年也都跪在地下，磕頭如搗蒜。小行者道：「不消拜了，且問你眾人俱是哪裡人？」眾少年道：「都是近村人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可認得回家的路麼？」眾少年回說：「都認得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認得，都回去吧！早早回家，免得親人記掛。」眾少年又磕了許多頭方一哄散去。正是：

牽去愁如入肆羊，放來喜過開籠雀。

眾少年散去，劉家的齋方纔備完，擺了上來，請他師徒受用。趙氏道：「方纔老爺們說去了來吃齋，我想來往一、二百里路，只認作取笑之言，不期果然真是活佛菩薩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這師兄原是替玉皇大帝當鋪兵出身的，莫說一、二百里，就是一、二千里，一、二萬里，他也只消一會工夫。」小行者聽了道：「呆子莫胡說！快吃了齋去睡，明日好早走。」趙氏母子歡喜不盡。須臾齋罷，就請他師徒四人到上房裡去安寢不題。

卻說那六個妖賊，被小行者打散得東躲西藏，不敢出頭，只等小行者去了半晌，方纔一個個依舊鑽了出來，大家商量道：「我們費了無數氣力方盜得這些血食，只望獻與三位大王去請功，不知哪裡三不知走出這個和尚來，奪了轉去，甚覺可恨。」看得明道：「我看這和尚尖嘴縮腮，手裡拿著一條被棒，有些認得他，卻一時想不起。」想得起道：「我細細想來，莫非就是昔年我們剪徑時被他打死的那個孫行者麼？」看得明道：「有些象他。」聽得細道：「若果是他，卻惹他不得。」立得住道：「是不是我們也該到震村去訪訪，若果真是他，我們雖不敢去惹他，也須報與三位大王知道。等他去尋他，我們只消坐觀成敗，又可見我們請功之意。」大家齊說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乘著夜裡無人，悄悄的一陣風都來到震村打探。他們這六賊是慣打聽的，不消半個時辰，都打聽得明明白白。又一陣風直趕到皮囊山來見三尸大王。這三尸大王是時常受這六賊供獻慣的，今夜聽見說六賊要見，只道又有什麼供獻來了，忙叫喚他進來。六賊走到面前，行尸大王就先開口問道：「你們這時候忙忙急急來做什麼？」六賊齊稟道：「小的們感三位大王收錄門下，無以報德，連日在各鄉村採取二、三、四個血食，上獻三位大王；不期行至半路，忽被一個和尚倚強都搶奪了回去，故特來報知。」三位大王聽了，俱各咬分切齒大怒道：「什麼和尚敢大膽擅奪我們口裡的血食？你們可曾打聽這個和尚如今在哪裡？叫甚名字？好讓我們去拿來，碎尸萬段，以報此仇。」六賊又稟道：「小的們俱細細訪知，這和尚就是當年跟唐三藏往西天求經的孫行者的後人，叫做孫小行者，他如今又兜攬了一個唐僧，往西天去求解，因天晚了在劉家借宿，知道劉家的兒子是我們盜人，他倚著有些本事就出尖兒，趕到半路，將我六人一頓鐵棒打走了，把眾人都搶奪了回去，如今現在劉家，以為有功，詐他的飲食吃哩！」三尸大王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和尚如此可恨，定要拿他來報仇！」眠尸大王問道：「不但拿他來報仇，還有妙處。」行尸大王問道：「還有什麼妙處？」眠尸大王道：「我聞得當年孫行者跟隨求經的唐三藏，乃□世修行的高僧，吃他一塊肉，可以延壽一紀。今日孫小行者跟隨求解的唐僧，雖不知修行幾世，諒來必定也是一個高僧，吃他一塊肉定然也能延壽，我們去一並拿來受用，豈不妙似吃那些俗人。」行尸大王與立尸大王俱歡喜道：「算計甚妙，我們就到劉家去拿人。」六賊聽見說要到劉家拿人，又上前稟道：「大王不消去，我打聽得他有三個徒弟，除了孫小行者，還有一個豬八戒，一個沙彌，都也有些手段，若到劉家去與他賭鬥，未必盡捉得住；況這四個和尚西行求解，少不得要在山前經過，三位大王只消坐在山中設個計策，以逸待勞，管情都是三位大王口中之食。」三尸大王聽了大喜道：「他既有三個徒弟，我們三個大王，一個對一個調開了與他廝殺，你們六人卻乘空兒將他師父拿到洞中，等我們回來，趁新鮮受用，豈不美哉！」當時三個大王派定行尸大王做頭一陣，去敵孫小行者；立尸大王做第二陣，去敵豬八戒；眠尸大王做第三陣，去敵沙彌；六賊潛伏山坳中，單捉唐長老。算計定了，各各收拾等待不題。

卻說唐長老師徒在劉家安寢了一夜，次早起來就要走路，怎奈劉家母子苦苦留住，備盛齋相請。不多時，眾少年的父母、親戚都來叩謝，這家請，那家邀，唐長老苦苦推辭，也纏了三日方得出門。又走了四、五日，方到得皮囊山前，小行者與豬八戒、沙彌算計道：「前日那幾個毛賊，雖被我一頓鐵棒打得無影無蹤，卻未曾打死除根。從來做壞人的直要壞到底，決不肯改過自新，他見我放走了他的人，必然要結連這皮囊山的三尸妖怪來報仇，我們今日過山也須防備。」豬八戒慌張道：「怎生防備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三個怕什麼？只要防備師父莫要著了他的手。」沙彌道：「你二人專管殺妖精，我一人單管保師父就是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大家算計定了，遂趕著唐長老的馬竟進山來。此時，三尸大王已打聽明白，等他師徒入山走到半路，那行尸大王手持鋼刀，忽然從山腰中跳出來，大罵道：「賊禿驢！你有本事救他人之死，今日自家死到頭上卻叫誰救？不要走，且吃吾一刀。」舉刀照小行者當頭砍來。小行者忙將鐵棒架住道：「你這妖精想是什麼三尸麼？」行尸大王道：「你既聞我大名，何不早早受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別個妖精不關利害，還可饒恕，你這三尸乃道家之賊，斷斷饒恕不得！我的死倒未必在頭上，只怕你的死到在眼前了。」舉鐵棒劈面就打。這一場好殺，真個利害。但見：

一個是寶刀，一個是鐵棒。寶刀閃一閃，現偃月青龍；鐵棒展一展，吐鑽天黑蟒。黑蟒飛來，不問是妖是怪，一例消除；青龍落去，任他為佛為僧，也都殺害。這和尚衛道心堅，欲把三尸痛戮；那妖魔吃人念切，要將五體生吞。生吞不著，空垂饞口之涎；痛戮何曾，枉放熱心之火。

那妖魔與小行者纏殺不上□數合，那立尸大王忽又從山頭上跳下來，竟扑唐僧。豬八戒看見，忙舉釘耙迎住，罵道：「瞎妖精！要尋死不到豬老爺這裡來，卻思量到哪裡去？」立尸大王也不回言，舉起鉞斧劈胸就砍。這一場廝殺，卻也不善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一個是宣花鉞斧，一個是九齒釘耙。鉞斧晃一晃，迸萬點星光；釘耙鋤一鋤，吐九條霞彩。霞彩九條，莫說三尸，就是千尸也鋤做肉泥；星光萬點，休言一戒，便是百戒也砍成血醬。你道我狠，我道你惡，兩下裡無半點善心；你思量要捉，我思量要拿，一霎時有千條詭計。萬斧千耙，苦貪賭鬥；半斤八兩，未見輸贏。

豬八戒與立尸大王戰不上□數合，忽山嘴裡又跳出一個眠尸大王，手挺長槍，直奔唐長老刺來。沙彌看見小行者與豬八戒都有對手廝殺，只得也掣出禪杖來，將長槍撥開，回手就打。

眠尸大王笑道：「我看你這和尚滿臉都是晦氣，快快的逃走了還得些便宜，若要勉強支持，只怕你真真的晦氣上臉了。」沙彌道：「你這潑妖怪哪裡知道，我沙老爺從來是個降晦氣的祖師，任是英雄好漢，撞見我就晦氣到了；你不信，請試試看。」復舉杖照頭打來，眠尸大王撤槍相迎。這一場殺更覺利害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一個是長槍，一個是禪杖。長槍雖丈八，刺將來只不離方寸心窩；禪杖止一條，打下去專照著三尸頭上。緊一槍，慢一槍，惟我善於摧鋒；虛一杖，實一杖，叫人不能躲避。打不倒妖精，未可便言惟我精神；捉不住和尚，到底不知是誰晦氣。

沙彌雖與眠尸大王賭鬥，卻一心只記掛著師父，任眠尸妖引誘，他只不走遠。鬥不上□數合，隱隱聽得後面人聲嘈雜，忙回頭一看，卻見有人暗算唐長老，吃了一驚，遂虛晃一禪杖，撇了眠尸妖，跑回唐長老面前，大叫一聲道：「妖精休得無禮，我來了！」六賊看見唐長老獨自一個，便從山坳中跳出來只望下手，不期沙彌復跑回來護持，吶聲喊，一哄又走了。眠尸大王見沙彌逃回，哪裡肯放，一直趕來。豬八戒聽見沙彌吆喝，知道是妖精暗算師父，也撇了立尸大王，撤回身來救應，卻看見眠尸妖望著沙彌只顧前趕，他就暗想道：「不趁此時下手更待何時？」便悄悄駕雲趕到眠尸妖背後。眠尸妖一心只想捉沙彌，不提防背後有人，沙彌對面倒看見了，轉笑嘻嘻引他道：「趕人不可趕上，再趕趕便有人要殺你哩！」眠尸妖大叫道：「誰敢殺我？」豬八戒從背後應聲道：「我敢殺你！」當背心一釘耙，眠尸妖早已九孔流血，跌倒在地。立尸妖見豬八戒跑回，只認做敗陣，也便隨後趕來。七八趕上，忽看見眠尸大王被一戒鋤死，嚇得心膽俱碎，慌了手腳，轉身就跑。不期小行者聽見背後人亂，恐怕唐長老有失，也撇了行尸妖回來救應，恰好與立尸妖撞個滿懷。立尸妖正驚得痴呆，又撞見小行者，一發慌張，亂了腳步。小行者隨手一棒，也結果了性命。行尸妖隨後趕來，遠遠望見不是勢頭，遂駕雲化風向東走了。

小行者趕到面前，見唐長老無恙，豬八戒已打殺了眠尸妖精，大家歡喜。豬八戒道：「這三個妖怪已打殺了兩個，那六賊又無影無蹤，料無阻礙，我們趁此時保護師父過山去吧。」沙彌就收拾行李。小行者道：「且慢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叫且慢，想是要等妖精來報仇哩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結了仇，不等他報了去，卻叫他尋別人去報，豈是個菩薩心腸？」唐長老問道：「怎尋別人報仇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拿了劉家兒子，我們救了出來，又打死他兩個妖精，我們又一道煙去了，他沒處出氣，自然要尋劉家。起初只得一個兒子受害，如今恐怕一家都要吃苦哩！」唐長老聽了著驚道：「徒弟，是呀！若如此論來，不是救人，轉是害人了！如

今卻如何區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打緊。俗語說得好，斬草要除根。只將這三尸殺盡，自然大道可期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三尸已殺二尸，那一尸知他躲在哪處，怎生去尋他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弄風往東逃走，定然到劉家去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他若果然在劉家，我們三人同去，一個守前門，一個守後門，一個進去拿他，殺了便完帳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同去拿他，倘或他知風，倒走來將師父拿去，豈不反輸一帖？莫若你二人埋伏在師父左右，等我去趕了他來，他看見師父獨坐在此，自然要下來捉拿，你們從旁出其不意，一耙一杖打殺，豈不省力？」沙彌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遂請唐長老下了馬，到山腰懸崖中一塊大石上坐下。豬八戒與沙彌卻潛身躲在兩旁。小行者方提著鐵棒一筋斗雲回到劉家。來到了劉家，果然見行尸大王帶領著六賊，將劉家母子並闔家大小都捉了，捆綁起來，說他請了和尚來，傷了他兩個大王，殺他一家償命。劉家闔宅啼哭震天，小行者大怒，忙落下雲頭大喝道：「好尸靈！自家死在頭上尚然不知，還要來陷害良善！不要走，吃我一棒，斷了根吧！」行尸妖看見，心上著忙，也不回手，依舊化風走了。六賊正要逃走，被小行者用棒逼住，走不脫身，只得跪在地下求饒。小行者道：「毛賊不足辱我棒，我不打你，快解了劉家母子。」六賊連忙解放。解放完，小行者就將解下來的繩子，將六賊縛了，便道：「我也不打你，只要你尋還我行尸妖就放你。」六賊道：「行尸失利，定回洞中去了。」小行者又吩咐劉家母子道：「你們只管放心，我定與你將三尸殺盡，決不留禍根。」劉家母子拜謝不已。

小行者帶了六賊，復到皮囊山來。且說那行尸妖，果然見唐長老獨坐便下來捉拿。不期豬八戒與沙彌左右突出，登時打死，已先同師父坐在山頂上矣！大家歡喜。小行者遂帶過六賊來，請師父發放。豬八戒道：「這三尸之禍，皆六賊起的，也該打死消除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三尸易殺，六賊難除。」因吩咐六賊道：「我們佛法慈悲，也不殺你，只要你自知改悔，從今以後只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便非六賊而一五官矣！」六賊言下感悟，拜伏於地道：「蒙聖僧開示，自當洗心，一遵教誨。」唐長老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既能改悔，何必苛求？去吧！」六賊拜謝而去。小行者方叫豬八戒挑行李，沙彌扶唐長者上馬而行。正是：

遺禍莫饒人，回頭須放手。

唐長老師徒此去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